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B/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三)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

〔明〕陳禹謨撰 錢受益 牛斗星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末牛斗星刻本

..... 三四〇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三)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言枝指

一百卷》提要

人物概卷之五

論語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門人呂用賓校

公治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治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其范齊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治長為人能忍耻 海錄云公治長辨鳥雀語云惜惜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噴牛折角收之不盡相碎共隊人驗之果然 留青日札云世傳公治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有箇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飭徨子長如其言人物錄 卷之五 往山中果得貳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辭也於是嘆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使我濯沂水上澤山旁當亟禦之勿飭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治解不受蓋耻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 白樂天烏鵲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 論語摘 翰象曰公治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張華曰公治長慕在

海錄所載據出論語注疏而注既無有也宜今未則于時篇代之手者耶為青紀

通鑑纂言曰公治長與魯君之訟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辭也於是嘆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使我濯沂水上澤山旁當亟禦之勿飭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治解不受蓋耻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 白樂天烏鵲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 論語摘 翰象曰公治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張華曰公治長慕在

在齊魯間並美
於其阿也其
言氏馬伊進倚
屬不泥勿川故
堂金于諸城新
邑開若與盛保
耳

城陽姑幕城東南 大明一統志云公冶長墓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南容

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 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

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弟

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 弟子行云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

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讀史訂疑云

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

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

以物概之 卷之五

也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縚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

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

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

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

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

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

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

可疑四也適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檀弓

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爾毋從從爾爾

母居扈爾縚縚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禮疏云南宮縚之

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

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髮法集注云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髮並華 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

子賤

仲尼弟子列傳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

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

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

矣 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東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

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

伏古來通字誤為宓明矣 弟子解云子賤少孔子四十

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以物概之 卷之五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

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

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十一人孔子曰父

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

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

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慶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

嘆曰其大者乃如此乎有矣 說苑孔子見子賤曰自子

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

始誦之文今後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

雖少而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補非魯集云陽
而論士之不
之形則未詳
而論士之不
之形則未詳
而論士之不
之形則未詳

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 又云宓子賤為單父宰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
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意之所謂揚喬者至矣於是至單
父請其耆老華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賈太傅新書云
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
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
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
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哉哉民乎寒耕熱耘曾
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雖然曰
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人勸勉 來之五
之麥於魯不加種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
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怒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又景子三篇說宓
子治似其弟子 瑯琊漫抄云子賤墓在壽州南 賈至
處子賤碑頌云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
於仁殷其如雷峻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
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刑訓之以悌
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
其體操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
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 遂作頌
曰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流風化淳霸

俗致王推謂陽驢革而為魴魴黃髮成師或友荒荒
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
仲弓
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行云在
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還怒不深怒不銀德罪是冉雍之
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
然後稱趙焉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
漆雕開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解云
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
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韓非子儒分為八
人勸勉 來之五
有漆雕氏之儒 漢志儒家有漆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
雕啟後 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
哉 姓源珠璣云漆南昌宮音漆雕開之後其先居雍州
漆水故氏後漆沈為魯相世為青州河北人 通志氏族
略云古有漆沈為魯相或云即漆雕開 李淳風天中書
院碑頌云仲尼遷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才得弟子三
人亦六藝微辭道經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
以傳禮為道為恭儉恭敬之儒至今稱焉 家語序列曹
邱泰開之徒亦開於世乃獨使開也仕何哉荀斯未信又
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既不得一仕世主
得漆雕氏幼大業無窮時何不說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

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諫曰不色撓不日逃行曲則違於城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為康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教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公西赤

史記第十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為行人者 弟子解公西赤字孔子四十二歲問賓主之儀 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相兩君之事為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也儀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節禮禮以節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常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君主君其養一也 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歸棺槨置設於周也設裳也綢練設魂夏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歸棺槨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前素為精皆外加棺車過置要恐棺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列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放法又難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背設長竿之旒此則夏禮也亦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申枹

包咸曰申枹管人 困學紀聞申枹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中結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則申棠申枹一人爾唐開元封申棠召陵伯又封申枹魯伯宋祥符封枹文登侯又封棠淄川侯俱列從祀棠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棟之棠蓋與枹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滕亦作滕枹亦作枹鎗亦作鎗六字並音鎗皆諧聲字也枹亦音枹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枹史記有申棠無申棠信謬也

孔文子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於子朝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墜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奔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為則擇木木豈能擇為文子遽止之曰圓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管人以辭召之乃歸

子產

史記列傳云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挈畔二年市不豫買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鄭世家云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按鄭子產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索隱曰按鄭祭家云子產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注周都及諸國牛馬羊豕各有所分上下有服注公初大夫人物詭注渠也田有封洫注封疆也廬井有伍注廬舍也大夫之患儉者從而與之恭侈者因而斃之豐蔊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粢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產止之而遂豐蔊豐蔊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教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察

之與濟冬涉者是愛無救也 韓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
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胸之手而聽之有閒遺吏執而
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
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而哀今哭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子產
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
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家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
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
之外無諸侯之患也 梁冀列傳云子產治鄭蒞蕃不生
姦盜家至 晉書郭誦傳鄭子產詞云君昔相鄭慈鳥不
為凶國臭邪何得過庭 天中記云鄭子產善事毋奉命
小物概 卷之五
得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忍身體不調
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唐高僧傳云昔子產初生執拳而
出啟手親之文成相里其後因氏焉 韓詩稱子產卒鄭
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冢是也 六報記云唐蒲州晉故寺釋道續俗
姓相里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文苑英華李華子
產贊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揀首揀尾
踣不能起常災獲罹國氏之子孤明內斷頌興謫止入陳
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新壓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潦水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知明年得政
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

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年推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其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檢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悍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解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邪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人者當觀法焉

晏平仲法治而無青曰平

古今姓纂云晏桓子名弱齊公族也生嬰字平仲嬰父戎晏父釐並其族也 劉向晏子春秋序云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誡義不可勝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雀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誣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

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 家語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史記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祭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說苑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驢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校軫之車而駕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
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
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
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諫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諫臣之所職若有播棄在
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
也若夫焚車駕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
不備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
人物概 國之五

居賜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道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馬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嘆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頭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湫
然改容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麻遏已其去之謂乎
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
安縣屬高密國 括地志云齊晏嬰家在齊子城北門外
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蔡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孔集子開
左傳而
其意不
同

里

臧文仲
法道使
仲開曰文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 邢昺疏案世本
孝公生伯驅驅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
辰是公子驅曾孫也 驅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故姓曰臧也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
無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
弗恭逆祀而不止燭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
感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
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案關陽之關 旁繼蒲三
人物概 案之五

不仁也作虛器有其器而無 縱逆祀 案夏公 祀爰居三不
知也孔疏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
有大知之名為不知之事故特譏之

全尹子文

左傳初若敖娶於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
於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
因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
竟故命之曰鬬殺於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家語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

陳子改林則
四湯放其土而
有漢名崔氏
其所以為之則

崔子

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勿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前方正公乎楚榮莫敖子華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人物錄卷之五

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潛夫論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饒色妻子陳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饋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賜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白帖云辱且不驚老氏之戒已而無愠于文之賢

余自若顧且大
有不肖之民
皆其子孫也
之尸中直非子
秋水雖我

陳文子

春秋列傳陳文子名須無敵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人物錄卷之五

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盧蒲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季文子諱曰大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靡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愛亂者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以自為襯

朱氏曰宣公以
不計其乃一
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履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燕主藏之名類
人倫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蔡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恭姑
者也處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履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燕主藏之名類
人倫

人物志

卷之五

六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
昔孟獻子獻子四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
布馬輒不過餼秀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為上大夫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于貢曰季文子三窮而
三通可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
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
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
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
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仁山
金氏曰季文子雖寒仲殺適立庶於是瞞宣公之短照其
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
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蒙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
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釋武子 孟武伯曰
邢昺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
來聘公與之宴為賦膳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
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
及也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崇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崇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其諸深室銅甯子職納索體焉注甯
俞以君在側故親以衣食為己職素衣裳體也言其
忠至所慮者深疏甯俞親以衣食為己職者慮君饑渴且

防醜毒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穽俞衍醫使薄其醜不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
侯注雙王 唐子西愚齊記曰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
者也高才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穽武子之愚則詩所
謂亦維斯戾者也

伯夷叔齊

邢昺疏業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
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孤竹北方之遠
國名地里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論
語識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 家語孔子曰不克不忌不
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莊子曰若伯夷叔齊者其
人物也

宋之五

文

於雷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及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呂氏春秋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
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
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
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
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
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

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
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
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
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
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
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
重伯夷叔齊此二士皆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
也 韓非子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
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文選注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
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 文

人物

宋之五

文

粹柳識弔夷齊文初先生鴻逸中州嚮伏西山顧薇蕨之
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綠兮胡賴一叱
兮忘饑若有請兮於嚴之闕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
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豎兮鬼孽王
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添哲於是二老婦而八百會
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鳥俾荷鉅橋之
施俾申笑里之辜故能山立而集雷掃風驅及下車也五
刃不殲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
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雖忤時
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 路史
云西伯薨武急伐商夷齊叩諫不及義棄祿北之首陽上

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摘蔽終焉 譙史攷云夷齊米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艷媛之言而黃庭堅謂無餓死之事 烈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 類林以為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 留青日北云孤竹君墨台音眉台見孔叢子注一作點台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孤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嬀子或曰夷齊謚也畧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間人物概 卷之五

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覺夷齊階巽去之北海之瀕於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初元年柳城岢嶽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適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露冠者蔡之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焉墨氏又改為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從漢樞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王肅喪服要記云五穀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 滄螺集伯夷叔齊贊曰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為匹夫好名

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蒙挾輯屢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為伯夷易為叔齊難夷之為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已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為真異氣而同心者與故為贊以明之棄家如遺棄國如徒併棄其身如蛻泥滓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憶二人耳

微生高

孔注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徐幹中論云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人物概 卷之五

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

左丘明

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 班固曰周宣王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太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

史臣傳其書以
錄決又元明治
錄云以明諸生
左明非其生
氏非其生
少至如此

其詳畧不同也。廬植奏事云丘明之傳本模春秋博物
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魏畧云鍾繇不好公羊而好
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貴餅家。北堂書抄云左
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而深若山淵。桓譚新論
曰左氏傳於經猶水之表裏。新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
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
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猶綴不倫序事
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
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劉知幾曰蓋左氏之義有三長按
春秋昭二年朝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
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
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
長一也又按哀三年曾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搜群書至如構
杞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
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夫以
同理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
四方同在一國於足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
聞見其長三也。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于
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

人物傳

卷之五

三

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
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誤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
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暇非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
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亦一證也。陳
傅良曰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
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
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
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
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咸平集田諫議
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
抑有無位之聖龍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
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聖教也尹
老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人物傳

卷之五

人物概卷之六

枝指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子桑伯子

王肅注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邢昺疏云子桑伯子當是

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

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為秦大夫恐非 離騷曰桑

扈蕪行 王逸曰桑扈隱士也去衣蕪袒效夷也 莊子

子與與子桑為友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

食之 說苑曰可也簡簡若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

人物概 卷之六

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

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

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

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子

曰雍之言然仲子通於化術孔丹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

子之言

原思

高士傳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

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

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

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憲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

遂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頌云原生置室

侵風雨薄坎絰旬彫來歷紀友賜榮華駉駉止聞剖病

貧終身含耻 弟子解云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

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孫綽原憲讚云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閔子騫

史記弟子列傳云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

弟子解云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

孝焉 孝子傳云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

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淮南子齊俗訓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

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

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

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

已 尸子云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

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

王之言勝故肥 韓詩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

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

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切磋以孝